



冬天的芦苇

□ 王俊坤

我常在大运河和高邮湖边行走,感受水天一色的壮观。芦苇是最普通的水生植物,春天时吐着嫩绿,夏天时高大飘逸,秋天时芦花纷飞,冬天则是沧桑而执着。

我喜欢芦苇,它四季的形象都很美丽。芦苇无须特别的呵护,和那些温室的花朵相比,它似乎就像一个放养的孩子,散发着健康和活力。尤其是冬天的芦苇,成为湖边独特的风景。

秋凉的时候,芦苇已渐渐发黄了,但芦秆仍然很有力量。秋风很猛,芦苇如浪起伏,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。芦花有的似雪,让人怜爱。更多的则是黄褐色,一团一团的,紧紧地挨着,远看像是一团苇尖上落满了飞鸟。湖边高大的芦苇,朴实沉静,默默地映衬着湖上的风景。人们更多地是赞美湖上的风帆。一叶风帆,泊于云天之下,便使得湖面灵动起来。那是湖上活力的象征。而对于芦苇,人们似乎有点忽略。其实,芦苇于湖何尝不是如此?一根或数根芦苇,也会立刻使湖岸鲜活起来。冬天的时候,湖岸回归朴素。那些花红柳绿已经远去,只剩下一些树木和芦苇。芦苇满身金黄,更像一位忠诚善良的卫士,执着地不肯离去。我顿觉芦苇的可贵。

我沿着湖岸行走,寻找着芦苇的身影。芦苇很普通,并不是人们刻意栽种的。只要有水、有土壤,芦苇总能自由自在地生长。或几棵,或几簇,或成片,成为装点水乡的野趣和风景。我放眼望去,远处有一大片芦苇,密密地挨着,犹如散落在水边的云朵,颇为醒目。芦苇高大平整,还在

释放浓浓秋意,使我在寒风中心头一暖。芦苇一簇一簇的,似乎在风中热烈地交谈着。它们从容淡定,并不因为寒冬的到来而垂头丧气。即使远离簇群的一根或两根芦苇,也是迎风独立,卓尔不俗。

芦苇当然不是观赏植物,初冬时节,大片芦苇被收割,只留下短短的芦根。湖岸显得清冷寂寥,湖边风景也开始单调起来了。大多数花儿凋谢,落叶满地,就连明清运河故道上的绿草也日益枯黄。寒冬改变了湖岸的风景。

那些没被收割的芦苇还在。人们似乎特意留下一些芦苇供游人观赏。冬季的风是很厉害的,吹落了诗意,吹枯了绿枝,就连那沟烟柳的柳叶都已飘尽。芦苇当然也变得金黄起来。尽管绿意褪尽,但芦秆依然硬朗。我甚至觉得每一片芦叶都在向天空微笑。每当夕阳西下的黄昏,看着这不卑不亢的芦苇,我会生出无限的感慨。芦苇是河岸湖岸坚定的守护者。

下雨了,芦苇丛中传来沙沙的雨声。淋湿了芦苇,芦花紧粘。雨水顺秆而下,直至泥土。芦苇随风摇曳,但绝不蜷曲,始终挺立在水边,很有艺术范儿。在芦苇丛深处,有许多避雨的鸟雀。

下雪了,雪花飘落在芦絮上,成为银色的冬花。雪满湖岸,芦苇似乎隐身在银色的世界。我知道,芦苇只是沉默,风霜冰雪并不能终结它的梦想。它的可贵在于固有的坚韧。雪后初霁,阳光普照,我们看到的仍是黄灿灿的芦苇。

我喜欢冬天的芦苇,赞美它

的朴素无华。虽然绿意渐失,但始终屹立在水边,心中梦想依然随风飘荡。芦花或许可以渐少,但作为花的姿态,芦絮依然高悬。无惧严寒,无惧凋零。芦苇可以被折断,但不会自残;可以被收割,却发挥着应有效用;也可以被工艺化,成为某种艺术品,但始终葆有特有的品格。

我喜欢在冬日的暖阳下看芦苇,透过芦絮,是蓝天白云,是冬季的装点。站在湖边,一方面感受到湖水的浩淼,同时又因为芦苇的坚守,冬天变得美好。

我喜欢冬天的芦苇,还因为它的顽强生命力。我从未听说过芦苇会被冻死。尽管不免也会有枯萎,但芦秆依旧根扎泥土。也许,河流会被冻结,浪花也会凝结,芦苇却冻而不僵,它会一直挺立着。芦苇可以随风晃动,但不会趴下,更不会被狂风连根拔起。它在平淡中蓄势,期待着那第一波春风。那时,它会迅速苏醒,并重新绽放春色,继续灿烂。

冬天的芦苇,在我眼里就是一位勇士,朴素执着,坚韧不拔。其实,芦苇的形象不仅具有多样性,内涵也十分丰富。在遥远的先秦时代,人们就注意了芦苇的独特,并且用它来代表纯洁的爱情,赋予其美妙的含义。它有一个雅致的名字,叫作蒹葭。先秦《国风·秦风·蒹葭》云:蒹葭苍苍,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,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,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,宛在水中央。这里的蒹葭,就是河岸的芦苇,飘逸美丽,是动人的美女。

我看到的仅仅是冬天的芦苇,远非它的全部。由此可知,世界是多么的丰富多彩。我们能够仅从一个角度去感知,就已经觉得十分美妙了。

冬天的芦苇当然不是那样的简单。冬天里也不仅仅只有芦苇。芦苇也不仅仅只有冬天。

老屋

□ 张益

苗,栽在房子的周围,大几年过后就绿树成荫了。其中门前一棵梧桐树是爷爷最喜欢的,当时农村栽这种树的人家不多。每当树脱皮的时候,爷爷告诉我们,树又大了一圈。我挠着头不解地问,树长大了怎么还脱皮呢?爷爷说,树长了一年,它穿在外面的衣服就紧了,里面的身子就把衣服挤破了。我懵懂地点点头。爷爷说梧桐树木质紧密细腻,用来打板凳椅子,穿着丝绸坐在上面也不会勾丝。我深信不疑,但爷爷最终也没有舍得用它做板凳什么的,梧桐一直长到老屋的门前。

老屋的后面是一块菜地,母亲根据时令季节,栽种各类蔬菜瓜果。尤其是春夏季,菜园子的蔬菜瓜果争相弄身姿。一畦韭菜绿油油的,随风飘动;小青菜长势喜人,青翠欲滴;一颗颗西红柿挂在枝头,涨红了脸,像羞涩的少女;一条条黄瓜藏在架上,偶尔探出头来,像打听新闻似的……

父亲

□ 仲元芳

高邮鸭蛋,结果人家不要。我工作了,当时才虚岁十九,懵懂无知。父亲在城郊买了块二手地皮,砌了房子,让妈妈过来做饭,照顾上三班的我。

老屋的西边有一个池塘,一到夏季,满塘的荷花绽放,我嗅着清香陶醉其中。池塘中放入了一些鳊鱼和鲢鱼,我拿着钓竿,坐在塘边钓鱼。

老屋的东边是东风河,这是我们庄上人的交通要道。那时交通不发达,主要以水路为主。运送粮食、买卖物品都是用船从东风河上走出去。邻县兴化经常有船来卖萝卜红薯,大多用粮食换购。大河清澈见底,我们都在河边淘米洗菜,吸引鱼虾到码头边觅食。偶尔用淘米盆舀到小鱼虾,我们把它放到桶里玩。

老屋的南面是油菜地,春天到来时,金黄色的油菜花随风摇曳。我们经常坐在菜花丛中追着蜜蜂、蝴蝶。蚕豆开出像彩蝶一样的花时,我们就盼着它早点结荚。我们把成熟的蚕豆煮熟,然后用线穿成佛珠样,挂在脖子上,边走边抚摸,馋了才掐下一颗放入嘴中。秋天黄豆成熟时,我们会第一时间要母亲“搂”黄豆,放在口袋里当零食。

我的家已搬过几次,从农村到集镇,再从集镇到县城,但梦中常忆故乡的老屋,那是一抹永远的童年记忆。

父亲能做的一切就是这些。可是,他哪里知道城里的人情世故啊!看见上夜班回来直犯困的我,他还奇怪,他当年上了夜班,回家还做农活呢——你难道就这么困吗?

幼年的我看父亲是无所不能。现在,我看父亲已然衰老,而我的成长就建立在父亲的衰老上。

每到春天,《九九歌》就会在我心头萦绕。“五九六九,沿河看柳。”这时候我总会带着小狗,到河廊散步。河边的柳树安分守己地静立着,当立春消息传出不久,它们就会不动声色地从枝条的芽根处吐出一小点黄米。这一点黄米虽不起眼,但聚集在整棵树上,不管不顾地闯入人的眼帘,就很显眼。身着棉衣的人们恍悟:又是一年春来到!年少的有些兴奋快乐地欣赏春景,年长的却有些慨叹时间的飞逝。

走过百十米的河廊,拐角走上通往大桥的上行楼梯。视野开阔起来,行人车辆来来往往,与之相对立的是一棵柳树。树冠蓬蓬勃勃,伸出桥面,淡雅而又柔美,活力四射而又静如处子。每次走到这里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吟出一首诗:“闺中少妇不知愁,春日凝妆上翠楼。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。”春风是否能吹散闺中少妇的忧愁和寂寞?不得而知。这世上怕是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吧。我忽然想起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发生的一件事。那年初春,哥哥开着大货车去内蒙古,不料遇上倒春寒,许多车子被困在路上,连吃喝拉撒都成问题。哥哥最后一个电话打回家告诉嫂子遇上堵车的事,然后就再也没有信息,电话拨过去就是关机的提示。嫂子在家心神不宁地到处转,一天要到家旁边的路上张望很多次,每次回来,脸上都是愁云密布。房间的灯整夜亮着,早晨醒来,她的眼泡肿得大大的,满脸憔悴。三天后,哥哥回来了。嫂子扑上去久久地抱着哥哥。那天晚上,我听到嫂子在恳求哥哥把大货车卖掉,找个别的营生干。没过多久,哥哥果然贱卖了大车,盘下了一家商铺。从此,哥哥嫂

子整天在一起,以店铺营生。下楼梯走完,宽阔的水面呈现在眼前。阳光洒在河面上,像撒了一河的碎钻,扑闪闪地晃人眼。一条小船正行在河中央,船头一壮实汉子试着在撒网,船尾年老的男人大约是他的父亲,正努力地用撑篙帮他稳着船身。我不禁停下脚步,专心等着看他撒网。只见他两腿岔开,把渔网折叠成团拿在手里,却始终不抛出去。“撒呀!”我在岸上大声喊。他看了看我笑了,等到离河中央远一点的有水草的地方时,才将手中的网猛地一抛,只见一大朵白花没入水中。少顷,他拎上渔网,却一无所获。他整理渔网准备着抛下一网。船离我越来越远,在我视线中也越来越小,我抬脚继续向前。

拐角处,一个小男孩猛地撞到跟前,我一惊,小狗也大吠起来。小男孩红着脸说了声“对不起”就迅疾溜走了。我一看,不远处一位年轻的父亲正拽着一只风筝向前跑去,小男孩大约是去追风筝吧。抬眼看天上,已经有不少风筝。有凶猛的老鹰,有传统的蝴蝶,有小孩子喜欢的卡通人物……最多的是长龙,一定因为今年是龙年吧。放风筝的家长们在努力奔跑着,拽动着,孩子们则在嬉笑着、打闹着。

河堤边,一对穿马面裙的年轻母女正陪着爸爸钓鱼。小女孩指着一圈一圈向远方滚动的波浪说:“妈妈,风……风滚走了!”

我的老家在高邮东北乡,那个小村庄的名字叫“马饮荡”。村子向西是“高田”区,向东便是“低田(溷田)”区了。低田,多是和芦苇荡区有着联系的。马饮荡周边很多地名带有“荡”字:东荡、通荡、施荡、白马荡、东胜荡、邓家荡……荡区向东、向北与司徒、横泾、平胜、周巷、川青、临泽的荡区相连,绵延几十里,面积数以百平方公里计。荡区,非水即荡,荡里长着茂密的芦苇,放眼望去,好一派河汉纵横、碧水泱泱、荡滩成片、芦苇苍苍的水乡风光。

还是童年、少年的时代,家乡的水,家乡的荡,家乡荡滩上的芦苇,在我的心中留下了许多难忘而又美好的印象。

春天,嫩绿新生,暖阳高照。那时,放学之后,我们小学生是没有家庭作业的,自由自在,轻轻松松。打猪草、割草,是学生家长布置的“课外劳动作业”。一群孩子,在平坦松软的荡滩上,像多彩的小蝴蝶、多姿的小燕子一样,追逐着、奔跑着、翻滚着,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阳光、空气,采撷异彩纷呈的无名小花。太阳快要落山,晚霞染红了西天,猪草已经打得差不多满一篮子了,可以回家了。篮子还没满的话,我们会用树枝撑起下面的空间,避开父母的眼睛,垮在身体的外侧,偷偷将半篮子猪草倒入猪圈。

春夏之交的季节,荡滩上迷人的绿色,层次分明地向天际延展,一片生机盎然。近水的滩涂,随着水位的变化,生长着水草,或宜水宜旱的杂草。平缓的滩地上,青草凭借充足的阳光和充沛的雨水,长势茂盛。这片荡滩,也是牛儿最喜爱啃青觅食的天然牧场。那段时期,我们男孩子放学以后,三五成群,变身为生产队里的放牛郎。水乡放牛,自有水乡的特色。不似草原上的牧马人那样彪悍,手持套马杆,骑着马儿放牛羊,奔驰在大草原上;而我们放牛却是悠悠然、怡然——带上小人书,骑在牛背上,手里抓着缰绳,牵着牛鼻子,吆喝着“吁……吁……”,驱赶牛儿去水丰草肥的荡滩,让大水牛啃食新长出来的鲜嫩青草。牛儿吃饱了,又在荡滩边上的河里喝足了水,我们沐浴和

春来到

□ 张爱芳

子整天在一起,以店铺营生。

下楼梯走完,宽阔的水面呈现在眼前。阳光洒在河面上,像撒了一河的碎钻,扑闪闪地晃人眼。一条小船正行在河中央,船头一壮实汉子试着在撒网,船尾年老的男人大约是他的父亲,正努力地用撑篙帮他稳着船身。我不禁停下脚步,专心等着看他撒网。只见他两腿岔开,把渔网折叠成团拿在手里,却始终不抛出去。“撒呀!”我在岸上大声喊。他看了看我笑了,等到离河中央远一点的有水草的地方时,才将手中的网猛地一抛,只见一大朵白花没入水中。少顷,他拎上渔网,却一无所获。他整理渔网准备着抛下一网。船离我越来越远,在我视线中也越来越小,我抬脚继续向前。

拐角处,一个小男孩猛地撞到跟前,我一惊,小狗也大吠起来。小男孩红着脸说了声“对不起”就迅疾溜走了。我一看,不远处一位年轻的父亲正拽着一只风筝向前跑去,小男孩大约是去追风筝吧。抬眼看天上,已经有不少风筝。有凶猛的老鹰,有传统的蝴蝶,有小孩子喜欢的卡通人物……最多的是长龙,一定因为今年是龙年吧。放风筝的家长们在努力奔跑着,拽动着,孩子们则在嬉笑着、打闹着。

河堤边,一对穿马面裙的年轻母女正陪着爸爸钓鱼。小女孩指着一圈一圈向远方滚动的波浪说:“妈妈,风……风滚走了!”

老家的芦苇荡

□ 赵旭东

煦的晚风,身披落日的余晖,唱着白天老师刚刚教我们的儿歌,踏上牧归的路……

夏季,雷雨交加,近水的荡滩被雨水淹没,鲢鱼选择在夜间逆游到浅滩交配。庄上会取鱼的大哥哥们不失时机地携带鱼罩、背篓、大手电筒,去荡滩罩鱼。我们十一二岁的男孩们也跑去凑热闹。凌晨,分得两三条鱼的战利品,湿着全身凯旋。

向着荡滩更远处几百米看去,则是芦苇生长的地方。太阳照射下,绿油油、光灿灿的芦苇似一道屏障,无边无际,莽莽苍苍。这里的苇叶形宽叶长、鲜嫩清香,是包粽子的上好材料。当端午节临近,打粽箬总是我们学生小哥创收的选择。在密密的芦苇丛中,掰下芦苇最顶端的两三片新叶,一把一把,一捆一捆,积少成多。一个“粽箬季”,能卖二十多块钱。二十多块钱,在五十年前,那是我们高中生一个学期的伙食费。所以,每每说到端午,说到粽子,说到粽箬,总有一股暖流涌上心头。

深秋、初冬,芦苇经历了风吹霜侵,颜色从深绿渐渐变成了枯黄。芦花开了,如梦如幻,从淡灰渐渐变成了浅褐。初冬的芦苇荡,满目金黄。在离我们马饮荡更远处的白马荡,有我们生产队的一块四十多亩芦荡田的“飞地”。冬日的某一天,天气晴朗,生产队组织全体男女劳力,集中所有船只,去那块飞地收割芦柴。那一年,我高中毕业了,也参加了这次浩浩荡荡的统一行动。当天晚上,船队将芦柴顺利运回到生产队的场头,生产队连夜将收回来的芦柴分到各家各户。社员们有的精选好的芦柴用于编芦席、打芦帘卖钱,或留作自家砌房造屋用;次一点的留作柴草。也有社员直接将芦柴在吴堡集市上变现。

老家的芦苇荡,春夏秋冬,变换着五光十色的景象。老家的芦苇荡,在我的心底,是悠长、唯美的回忆。

我的父亲是一名机械工人,由于头脑灵活,办事地道,曾被任命为乡办厂副厂长。

他经常出差。有一次回来,带了两条已经变黑的香蕉给我。我考上中专,他很高兴,包了一辆小车送我去卫校上学。那时我才十五周岁。为了出门在外的我能有个照应,他一路尾随着班主任想送点土特产——